

在世界的东方,存在着人类的一个奇迹,这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在长城脚下,还存在着另一个奇迹,那是河北蔚县的古城堡。

——著名文物古建专家罗哲文

# 唤醒北方最美古建筑群

## ——蔚县古堡拯救进行时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 跟天价片酬和不靠谱作品说『再见』

□韩莉

11月5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推动新时代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做强做优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提到坚决防止追星炒星、过度娱乐化、高价片酬、唯收视率等不良影响。严格控制演员、嘉宾片酬,倡导其以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零片酬参与公益性项目。(11月6日澎湃新闻)

演员片酬居高不下一直是让影视和演艺圈内外“头疼”的问题,近年来已引起相关部门高度关注。今年4月,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和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厉行节约,共克时艰,规范行业秩序的倡议书》,倡导全行业厉行勤俭节约之风,反对一切攀比、奢靡之风,建议把制作成本压缩到合理范畴,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应控制在每集400万元人民币以内,摄制人员酬劳亦应同步降低30%。

盘点近期影视作品,从创意、编导、制作到演员呈现,可谓可圈可点者众,天价片酬现象已经“退潮”不少。那些只靠“脸熟”就能上戏、摆造型,用替身,哪怕台词只说“12345”都能大把圈钱的怪状大有改观。演员敬业而不是拼热度,雷剧、玛丽苏剧、各种胡乱乱造应付的产品少了,很多需求决定供给,越来越多观众将目光落在艺术创作本身,而不再只关心谁身上有话题、带流量,自然就会让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无处藏身,这对整个演艺和制作环境都大有裨益。

一直以来,综艺节目也让人喜忧参半。本土化、青春范儿、对兴趣点和热度的捕捉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的关注,但是随着其“圈粉”能力的日益强劲,一些固守圈外扎眼。尤其在收视率与流量定胜负的竞技类综艺中,邀请嘉宾唯流量论、炒话题、买热搜现象泛滥,同质化和过度娱乐使得这些节目少内涵、不耐看。而由于粉丝愿意为自己的偶像买单,有些制作方更是从主体产品到周边,花样翻新、匆忙迎合,只为博粉丝“一笑”,而后静待他们心甘情愿一掷千金。这种捆绑助长的娱乐方式终究不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目光注定走不远。

如今,国内的娱乐市场,已经逐步走向正规化。但是如李诚儒等老演员所言,一些选秀节目搅乱了市场,参加两三个月的舞台选秀,片酬便直接超车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专业学生的性现象着实让人担忧。综艺节目繁荣发展需要明星艺人,但不能一味追求推举艺人,给艺人增值,更要注重艺人本身的实力。坚持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好节目,才是立身之本和长久之计。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综艺市场已经涌现了一批公益扶贫类综艺。譬如东方卫视公益扶贫综艺《我们在行动》,湖南卫视推出的脱贫攻坚主题节目《青春在大地》,安徽卫视的公益益智类节目《金星全民秀》,江苏卫视的明星公益真人秀《赢在中国蓝天碧水间》等。引导投资方、出品方更多地转向关注幕后、关注素人、关注民间高手,才能让文化产业健康循环,打造出更多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真正的好演员好作品也才能迎来自己的春天。我们期盼,跟天价片酬和不靠谱影视作品综艺节目早道“再见”。



电邮:t36@tom.com hbrwhzhk@163.com



影像资料:——深度跟踪,选择100个古村堡进行较全面的观察与记录,分析还原明代以来蔚县村堡历次大规模建设的主导因素、影响范围、建造方法等;

“这是多年来首次明确摸清蔚县境内古村堡总体量和总数据,实现了精确记录,可查可寻、可研可护。”每每看到那最新绘就的蔚县古村堡分布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识,干了40余年文保工作的李新威总是心潮澎湃,这一调查之所以意义非凡,正在于上下联动,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威性、系统性、科学性和规范性。

全站型电子测速仪、GPS全球卫星定位仪、激光测距仪……调查中,特别是先进的无人机航拍,取得了大量高空影像,并利用摄影测量技术,生成部分重点村堡的三维模型,精确获取建筑物点云数据。此外,更注重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调查方法的合理结合,特意在蔚县盆地范围内全面展开不同季节重点村堡跟踪观察工作,观察视角涵盖水文地质、农业生产、民间信仰、民俗文化等多方面。

“目前,基本摸清现存村堡数量、规模和保存状况,较全面地展示了蔚县古村堡的面貌和动态变迁。”省文物局总工程师刘智敏说,得益于新的文保理念和技术手段指导,这一持续数年的田野调查,基本上重构了对蔚县的结构认识,用鲜活数据讲述了一段蔚县空间史和人文历史。为进一步推动完善保护规划编制和保护工程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数据保障。目前,蔚县古村堡调查工作阶段性成果《蔚县的村堡、民居和庙宇》也正在编写,将为整个蔚县文物保护提供参考。

代蔚沃土,期待再展雄姿。

### 修之毫巅

#### 一座座古堡重现旧姿

新月如钩。素有“紫荆关外第一庄”之誉的宋家庄,在初冬的夜晚格外静谧。

入堡门,过穿心戏楼,至堡北端真武庙,转而向西,尽头是一处破小中。守门老者推开木门,“嘎吱”声中,一簇火光亮起,与一个绵延数百年家族不期而遇——

墙壁残破蒙尘,透过岁月侵蚀,仍见斑驳之色。容颜、官帽、衣袖、题字等信息,或完整或残缺,自上而下整齐陈列……仰起头粗略数了数,壁画大约有十五行。换言之,这残破墙壁上记载着约15位先祖的牌位信息。

“是谁?从哪儿来?干过什么?去哪儿啦?自然迁徙,还是战乱?”

同行的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浩禁不住打破沉寂。守门老者笑而不语。当地文物部门专家详细解答,苏姓是宋家庄三大姓之一,先祖苏镇,江浙人,其曾祖曾随燕王朱棣扫北,与鞑靼作战时经飞狐峪到蔚州,屯兵于北口。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苏镇袭父指挥金事之职并授明威将军衔,任龙门(今赤城县)守备时,举家迁至宋家庄,其后五代仍世袭军职并授将军衔。

“绝不能让祖宗留下的宝贝败下去!”2005年,在我省首批历史文化名村之一蔚县南留庄,村党支部、村委会多次召开村民大会,商议抢救村里文物古迹。该村建于永乐年间,村内文物古迹众多,特别是“门家九连环”宅院,18进大院落,222间古房老屋,存有众多木雕、石刻、书法艺术精品。最后村民自发筹资230多万元。省文物局获悉后,局长数次带队进村,亲自指导村民进行符合文物保护原则的维修。

情可悯,心可敬,古村堡保护终究是一项系统、艰巨而持久的工程,涉及保护理念、施工步骤、修缮工艺等古建层面,还涉及环境整治、街巷维护、安防技防等诸多文保领域。2017年6月,省文物局联合张家口市政府、蔚县县政府,成立蔚县古堡拯救行动协调领导小组,发起“蔚县古堡拯救行动”,并向全社会发布《倡议书》,号召“拯救古堡 从我做起”,欢迎各类民间机构、组织团体和个人加入拯救古堡行动队伍,以不同方式、因地制宜参与保护利用及监督……



张中堡



任家洞古堡

等专家实地探查,高度赞扬之余更是提出宝贵意见。

理念、措施、资金、调查、设计、施工、验收……在科学规范的保护下,一座座古村堡逐渐“苏醒”。以此为抓手,文物部门还组织实施了西古堡堡墙保护工程和释迦寺、常平仓、关帝庙消防工程;申报夏源南堡关帝庙等6处升级为第六批省保;完善乡村保护网络,实现田野文物保护群防群治……

“此次拯救行动将持续至2022年,目前已投入保护资金2080万元,初步完成蔚县古堡保护和利用总体规划,以及重点古堡保护维修方案编制。”刘智敏说,待规划和编制专家论证通过后,将进行更大范围的维修,让其切实地得到更科学规范的保护。

### 扶贫花开

#### 乡村古堡再绽新颜

一座古堡,一段沧桑。现代化进程中,古村堡是否最终成为一曲离歌绝唱?

“把光影放下/古堡门下,岁月呈祥……每个经过的人/梦到自己和风。”立冬前,小饮马泉村驻村第一书记孙晶昌,写了一首诗《蔚县,秋后的日子》,记录下该村颗粒归仓的喜悦。作为省文物局办公室主任,他于年初奔赴该村主持扶贫工作。2016年,省文物局首次扶贫对接时,目之所及一片荒芜——该村311户1062人,2014年被识别为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95户598人,其中低保户50户108人,五保户9户10人;非建档立卡贫困户116户464人……古堡条件差,村民大都外迁建新居;戏楼、庙宇、民居坍塌,民居内的砖雕、木雕丢失,庙宇壁画被损毁;村财政无力承担维修保护;非遗民俗萎缩凋零失传……

保护没有固定模式,经验不能照搬。蔚县古村堡保护,需要在探索中扎实前行,闯自己的路。

初冬日,朔风起。披一袭风霜,轻推边陲之门,斑驳的古村堡绝世而立。

作为塞北长城脚下的奇迹,独树一帜的蔚县古村堡是活态的历史见证。保存相对完好的350多座古村堡,如明珠般散落在蔚县大地上,是中国“北方最美的古建筑群”,被誉为“河北省古建筑艺术博物馆”。其村堡合一的特性,令这些古村堡穿越千年仍顽强挺立,生生不息。

蔚县,素有“全国第一国保文物大县”之誉。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省文物局和蔚县当地不断提升理念、投入资金、完善机制,积极推动古村堡保护提升。特别是2017年启动“蔚县古堡拯救行动”以来,围绕古建修缮、环境治理以及文旅融合等领域持续发力,让古村堡真正“苏醒”过来,夯实活态保护和提升之根基。

国保大户、传统村落、民俗之乡、历史名城——某种意义上,蔚县古堡拯救行动不单对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了鲜活的“河北模式”,且在当地乡村振兴和脱贫致富中发挥了独特作用,谱写了一曲塞北古村堡保护利用的新篇章。

### 录于卷册

#### 揭开425座古堡“生命密码”

一眼千年,走进边陲小城蔚县,仿佛走进历史烽烟的深处。壶流河畔、南山脚下、飞狐古道、农耕游牧交汇……地处华北平原、蒙古高原交界处的蔚县,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进退要塞”。烽火狼烟,奠定它千百年色调。

一道烽火,万家烟火。或许正因如此,初冬的清晨走在蔚县,在眺望不远处那沧桑挺立、至今伏脉于漫漫关山荒野上的长城残躯之余,身边这些散落于乡野古道、尚有炊烟一缕的残存古堡,更加鲜活宁静、触动心弦。

“京师之肘腋,宣大之喉襟。”蔚县古堡,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在明初。

收复燕云十六州后,明太祖朱元璋北筑长城、广建城廓。洪武十年(1377年)在内外长城之间的边关地带建成蔚州城,曾有“雄壮甲于诸边,号曰铁城”之誉。明中期以后,为防御漠北残余势力南下骚扰,地处冲要之区的蔚州乡村和实边士兵纷纷筑堡自卫,“十里一堡,五里一庄”,鼎盛期形成“八百庄堡”的非凡景象。

“始于开拓,深藏动能。”蔚县文物事业管理所所长、蔚州博物馆馆长李新威说,古村堡把军事、防御、生活、生产、宗教、娱乐等功能结合在一起,不仅形成了庄堡、寺庙、戏楼等古建筑群,还缔造了独特而包容的古村堡文化。北京大学教授林胜利先生曾19次到蔚县考察,他认为蔚县古村堡“世界独尊,中国独一无二”。

然而,在社会转型中,自上世纪80年代后,许多古村堡居住人口持续减少,堡内建筑年久失修,精美民居荒芜残破——蔚县古村堡,保护迫在眉睫!

保护的第一步,是要精确摸清基本数据。继2011年蔚县出台《蔚县文物古村堡保护管理办法》《蔚县古村堡保护管理办法》,2012年蔚县编制《蔚县古村堡保护总体规划》等地方性文件之后,2015年河北省文物局委托天津大学建筑学院与蔚县博物馆合作,对蔚县古堡展开持续至今的全力度的调查工作。

——信息获取,目前已确定蔚县堡寨位置大小可考的共计425座;精确获取村堡堡墙、堡门、内外庙宇、戏台的形制、年代、保存状况等信息;

——资料整理,进一步收集整理历代地方志、蔚州文人著述、已发表调查研究成果等文字资料,老照片、老地图、各时期卫星遥感图像等